

三峯史論
明斷編
史疑
續史疑



Z 121
1
23565

三
峯
史
論

萬應隆 著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三峯史論（及其他三種）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）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二

統一書號：ISBN7-101-00894-1/K·367

三峯史論

此據涇川叢書本
排印初編各叢書
僅有此本

三峰史論目錄

魯仲連

霍光

魯肅

趙雲霍去病

季漢二篇

李勝

蘇洵

田橫

桓譚邳惲

徐庶勝荀彧

陸遜劉曄

漢繫人心之久

曹髦

司馬光

三峰史論

明 三峰萬應隆著

魯仲連

魯仲連射書聊城。解紛之豪士耳。其不肯帝秦。至欲蹈東海死之。則凜凜綱常。孤竹二墨之伯仲也。方新垣衍肆爲邪說。欲媚秦以自重。使非仲連折之。其主不敢不俛首而聽。方是時。何國無垣衍哉。六國皆折以從矣。秦改周自立。旦晚事耳。然則天下共主得以一日安其位。延其歷者。蓋一士之力也。豈特周之文武賴之。其自三皇五帝以來。一日無暴諸侯肆然而篡天子之位。則一日天地冠履上下清寧之恆體。尙未墜也。方秦之強而恣其無道也。號令行於六國。故張儀至楚。而楚不敢誅其欺。索太子丹於燕。而燕不敢愛其嗣。且烏頭空白。馬角徒生。荆軻易水之精誠。得以上徹於虹日。而天地鬼神。不克自必其徵信。以保其佑命。則秦之威亦殫矣。況橫暴之世。刺客林立於天下。曲者鉤銜。直者利刃。言脫於口。則鋒集其體矣。匹夫之身。何所恃以無恐。故士患不能置生死於度表耳。誠能必行其志。誓以一身易秦山之重。將險犯之而未必死。若良之狙擊於沙中是也。氣凌之而未必死。若相如之完趙璧於秦廷是也。黃石暗贈。圯橋之書。鎬池君明唱祖龍之死。神何必無公憤。天何必無曲眷哉。苟甚忱於心。意於慮。將重垣石室。塞人

何嘗率長生刺石鉞金。嗟者何能終無恙耶。故七國之天下。非秦之堅甲利兵能亂之。能撓之。乃七國之士。朝從暮橫。交亂之交撓之。而交亡之也。天下之勢。強國代有。乘時自利之臣。不乏反側無信者。乘主志之不堅。而顛倒搖惑之。不懼不同。卓乎以三綱爲己任之士。未時生也。若仲連者。豈不誠偉矣哉。汲黯在朝。斯邪國折計固矣。孔融議論漸廣。苟噉一言忤旨。而篡臣必置之死。然操終身不敢爲逆論者。皆歸功於二子。然則烈士匡時扶教之力。又在貴賤生死之外也。否者。孔氏春秋。亦匹夫一時之書耳。何必告備於天。自鄭重之如此其謹乎。

田橫

武王同心之士三千人。敵紂與周。勾踐以君子一軍。沼吳霸越。得士之效蓋如此。然田橫以恥見漢王。自劉死。二客從之。皆自劉海上之客。五百人間之皆死。無一生者。古稱得一士而可興。五百人所表見。何其狹也。或謂橫輕來輕死。行同兒戲。與田榮之初。輕撤國備。又輕烹鄒其。皆躁動無謀。不足輔也。又或謂自古無以客成。客則束持不可行。徒義相羈耳。故四公子之徒。皆不能輔其國以強。而子謂客之爲稱。猶之稱隣稱友。此美其臣與士之辭。未可以損其實也。漢之季也。得士之死力者。有三公焉。臧洪怨主人袁紹不救其舊君。而閉城以自見其心。紹不能赦之。以勸義。顧繹敵攻之。至城破之日。城中七百餘人。無復存者。故當時之士。願與洪同日死。不願與紹同日生。蓋大義所激。其介介如此。杜襲爲西鄂長。荊州出步騎萬人攻之。襲率吏民五十餘人相拒守。死者三十餘矣。仍十八人皆被創。無反畔者。諸葛誕之敗。士被獲

者皆拱手成列以待戮。人人不降。以至於盡。皆曰。爲諸葛公死不恨。其烈如此。雖曰極亂之世。人肯輕生。抑義訓分明。加以拊循之恩。淪入心髓。故不可復奪也。唐之亂。則張許二公之守睢陽。至婦女皆爲之死。亡何救至。亡何賊斃。雖勢窮不能待。誠天以完節。付一城之人哉。善乎。巡之旨曰。身死節完之日。卽功成業立之秋也。敗亡顧何害。亡而後知存。敗而後知成耳。吾得而暢論之。人之有心。此物之性。天之命也。得其心。斯所以盡人物之性。立天地之命。根本之所繫也。使九州之大。千歲之久。唯飽暖安逸。萬物從同。皆充充然適融融然樂。無有阨窮固結之處。漸之則陽散陰消。覆載不相屬。日月失紐。川竭嶽流。造化或幾乎息矣。故孔子興子貢論政。權宜之盡。立經常之論。至於去兵去食。而留信以死。此謂受事之初。方欲有爲之始。而民窮財殫。伍虛地廢。或天災總至。敵寇迫切。七年之病。已餒。而三年之艾。無暇求也。雖湯武更生。不可復行其政。故發此本論。爲萬世立人極耳。今論者或謂兵食既足之後。始可以議去。然既以足矣。復何爲而去之。且聖賢既措手於其間。則七日可效。朞月望成矣。何有必不得已。又必不得已哉。舛矣舛矣。此猶言田橫之客。可不必死。皆過論也。

霍光

張敞自退霍禹、山、雲。欲令各罷政事。皆以侯就第。用保全之。封事曰。公子季友有功於魯。大夫趙衰有功於晉。大夫田完有功於齊。皆疇其爵邑。延及子孫。終後田氏篡齊。趙分晉。而季顯魯。故孔子作春秋。譏世卿特甚。周公攝政成王七年耳。而大將軍光擅漢二十餘年。方其隆時。感動天地。侵迫陰陽。月眊日食。晝

冥夜光。地大震裂。火生地中。妖祥變異。不可勝紀。吾以史稱光之精忠。小心無過。不宜如敵所陳。蓋以不學無術。久握海內之命。未能嚴勅子弟。遂致其奴馮子都之權盛於丞相。尙書蓋積漸之所及也。方先帝託政之初。金日磾卽自引外國之人。不敢居光之右。其子爲帝弄兒。少見淫縱。卽用大義殺之。則光之天質謹慎。不如日磾遠矣。且周公擅政七年。未有廢立之功。伊尹放君三年。改過復辟。而昌邑王長廢。終不任漢事。繇斯言之。光之所遇。不幸不如伊周。抑又遠矣。方漢之初興。呂太后用淫亂病國。作法於涼。其後長公主公主多至帷薄不脩。而大臣如霍氏。梁氏之家。虧損刑于之雅化。章其婦禍。霍光之妻。遂至藥殺帝后。謀進其女。故吾以霍氏之傾。萌於驕乘。惜於故劍之求。理勢宜然。非天圯之也。方其妻以迫切而白於光。光宜遽聞於帝。席藁待罪。其勢不過族滅。猶冀朝議憐之。貰其一子。糞土之息。少延其血祀。不知出此蔽妻邪謀。署醫衍勿治。天鍼不道。究也宗族安在哉。許世子昧於管藥。蒙弑父之誅。趙盾以亡未越境。縱賊不討。春秋書之曰。趙盾弑其君。用春秋求之。光惡能免於弑逆之魁者哉。千載之下。徒以光之忠。功在社稷。赦而不察。故孔子沒而綱常廢。首惡漏於天刑。不亦舛乎。不亦舛乎。吾故表而出之。使後知警焉。

桓譚郅綽

自古以外戚世政。默移龜鼎。失之易。得之亦易者。王莽一人而已矣。雖絲太后長壽。宗主於內。冲人短折。啓其盜心。抑一時人心狂惑。附會獎成。遂影隨聲。大勢以傾。蓋都人士之辟。非天意也。周之興也。盟津之會。不期而至者八百國。而是時稱莽功德者。至數十萬人之衆。雖寂寞如揚雄。亦差等秦新。致其褒美。甘

令萬世之後。口有餘過。筆有餘腥也。人心之蠱。莫濫於同。同足以奪天叛聖。破國亡家。若羣飛海水。焦於尾閼。未有如莽時之甚者。顧砥柱不言。孑然獨立者。止桓譚一人。非矯乎其強。勇過孟賁。惡能然乎。譚蓋守經不挫。廉頑立懦。百世之貞儒也。又嘗以不學識緯。忤旨瀕危。他史記其以鼓琴侍主。動色於宋宏。而范史諱之。蔚宗可謂知去取矣。吾嘗謂上帝好生。發至言於角獸。神靈震怒。誓折翼於言禽。娓娓而陳天命。聞言不信。落落以建大策。有志竟成。雖子陽固井底之謀。而竇融決東歸之志。發臂振瞋。馬文淵之庸榮於陸賈。然母子至親。猶次且於反正。兄弟切戚。尙艱難於復辟。豈有忠言至論。直鍼白骨之膏肓。金口木舌。同作胥溺之津梁。如邳惲之上書於莽。請其避位而還之天漢者也。自昔篡弑之朝。奄奄一無生氣。如新室極矣。自有此書。而天壤之間。生氣勃然。醒天夢。炙人狂。惜乎莽不能用。乃欲使其自引狂疾。因以狂疾殺之。不自知其隕身殄疾。胥趨於亡之速也。方是時也。室主戀亡國之甕。舊家違新朝之臘。故相之裔。傾宗報國。朱眉滿道。卜者以僞興。民以非命死者。何可勝數。而惲猶以會赦得生。危言篤諫。何嘗必殺人哉。

魯肅

士能辨天下之大義。然後有天下之大識。具天下之大識。然後立天下之大志。定天下之大志。然後能建天下之大功。功雖有不成焉。萬世以下。皆以大義歸之矣。孫堅志存王室。銳意爲漢討賊。策猶不忘父志。權則意在江東而已矣。周瑜以下。皆漢之賊臣。堅之罪人也。蓋當時君臣之分。其不明於天下久矣。率土

之濱。卓然以討賊爲志者。自備羽之外。不遑數人而已。而諸葛、趙雲困于天。孔融、徐庶困于操。魯肅困于權。權爲堅之逆子。非肅所能匡也。劉表、漢室宗親。又名士俊父之綱領也。尙欲乘時草竊。不能與備協德共力。以光大業。又不能度德而處。舉荊州而讓之備。如劉璋之讓益州焉。坐使國土喪失。琦、琮魚肉。關羽塗炭。備飛相從淪敗。而漢業以阻。皆表之失也。知表之爲失。則知肅之爲得。知肅之爲得。則知瑜、蒙、遜之爲大罪也。瑜唯不肯迎操一節耳。然志保江東。非爲漢也。終權之世。竭其君臣智計。皆爲操弱。劉操就而吳亦亡矣。郗慮、華歆、路粹。皆一時之名流。而甘爲操之私人。甘寧、關澤、黃蓋。江左裨將之才也。僅欲依權以就功名。陋矣。周瑜、國之督將。受人孤遺。又有登堂拜母之義。而器局褊小。負愧醇醪。陸遜思意淺短。吾未知其長也。肅輕財好義。有國士風。假漢上游。欲左右以圖篡賊。惜吳舉國上下。無復言及此者。戀握手之權。不能棄吳就漢。伸大義于天下。而費志以沒。君子蓋深悼之矣。

徐庶勝荀彧論

呂武輕移國祚。周勃、狄仁傑之徒。輕挈而還之。彼產、祿、思、懿。皆庸才也。尤之于卓。安之于敦。兩賊新從外入。王、謝久秉內權。朝望素屬。皆以舊制新。而敦旣復戾。卓尤觴疎。故亦易爲力矣。篡逆之雄。莽、操、懿、溫。四人爲最。溫少有英氣。莽餽飭無奇。懿最阻深。操尤奸人之無賴者也。殺伯奢一家。陳宮棄之。獵場著無君之迹。關羽欲刺之。方是時。宮、羽圖操。一夫力耳。其得全。蓋天幸也。操之送殺彌衡。褊不能容物耳。其殺孔融。楊修。忌也。殺荀彧。畏也。論者以融如龍。操如鼠。操不殺融。融必殺操。然融不能殺操也。使融聯絡袁、劉。

建義外藩事或可爲也。釋而入朝。入便見制。安能妨操乎。況日以其跌宕不平之氣。激昂於語言文字之間。蓋其計畫已無復之矣。操卽不殺融。融無足恃也。於楊修亦然。己小有才。尙不能自容。安能制人乎。操殺之。皆淺矣。故曰。操奸人之無賴者也。荀彧。非王佐之才也。誤認曹操。冀欲假手輔之。以降漢業。其愚甚矣。阻九錫之議。以異見誅。其羽而翼之。不既多乎。猶賦者諷一而勸百也。彧所建於操。莫大於策紹之必敗。紹果敗。而忌彧之心益深矣。故一梗大議。決計誅之。察其素不爲己用。又以彧智略勝己。且天下事既在其度中。是以決計去其所畏而無疑也。吾以操雖多疑好慮。然見欺於畏雷。且屢於張。挫於瑜。蓋以忽致敗。固必心創之。而徐庶與之共事。終身爲其所忽。庶之神智。過操遠矣。庶本心欲與伏龍。鳳雛共嘯。炎漢之燼。不幸落賊殼中。然士所最難摧者。異人之姿。最難忘者。匡時之志也。使庶纖毫欲自見其顛。操豈能安之。操始也求庶之急。而終也相忘若棄。此爲在庶術中久矣。故庶蹈險不危。坐炭不洩。其終身不佐曹氏一言。然後學者知彧死之晚也。亮與庶易地皆然。天不祚漢耳。天如祚漢。亮庶管寧。古之伊呂何以尙之哉。夫唯不動心故也。

趙雲霍去病

妻孥人之所樂。好色人之所欲也。夏禹以洪水不可不治。故三過門而不入。趙雲以漢賊不可不討。故授以室而不顧。漢賊未滅一語。嚴于春秋。大哉卽已溺天下之心也。雲感先帝意。願許以馳驅。及其效命于長坂。百死一生。保有庸禪。而禪卒爲樂不思蜀之降侯。天負趙雲多矣。逆操以一淫婦人喪其子。又以殺

賊爲奴妬其嗣。平居橫槊賦詩。高臺獨步。自以意氣寡上。而賣屨分香。絮瑣兒女隊中。死見真情。老賊於是不揚矣。先時霍去病亦以匈奴未滅。不受賜第之榮。吾以宮室之美。有志者或不屑居。而靡室靡家。與將父將母同急。且漢賊必不可以不討。而匈奴可以無滅。好大喜功。海內虛耗。衛霍不得不分其過焉。然吾又聞春秋之義。大復九世之讎。漢武曰。遺朕平城之憂。則去病未爲不壯也。

陸遜劉曄

孫伯符志大氣勁。力欲爲漢室討賊亂。匡社稷。其臣魯肅意同議合。真一心之佐也。惜漢氏薄祚。伯符不祿。仲謀嗣業。但爲江南家戶作計。而此志已或衰矣。周瑜之徒器小局微。張昭以下不足深論。陸遜後起。意思深長。固江左一時之名輔也。乃其處心積算。惟日以破漢爲功。殲羽挫帝。不讓餘勞。意欲以翼孫氏。而不知其適用業曹也。漢家二祖列宗。旣已怒之于上。而伯符靈爽亦不復相右。其息機雲兄弟一旦相攜暗朝。殄宗覆祀。豈可謂不幸哉。往時六國蚩蚩。爲秦弱姬。徒考其事。則六國之愚。破從利衡。惑於遊士之謀。割名都以賂讎秦。而內取償於唇齒之國。日自相割裂以迄於盡。秦不費一矢斗粟。安坐而壓其腴。皆以爲六國之爲秦自弱也。豈知六國弱。則秦不得不強。六國滅。則秦不得不帝。秦帝。則周不得不亡。故謂周之亡。六國亡之。秦之帝。六國帝之。可也。遜之智豈慮不周此。意蓋以漢破而吳完。吳必不折而入于曹也。六國當年。豈各自料其必併于秦哉。考戰國之時。遊人說士。蓋多洛陽人。固周產也。卽不言天下共主。豈不顧父母之邦哉。周家忠厚之報。豈應有此。吾以兩漢風俗之醇。而其人士之外。更有言之毗裂者。

章若向不可得也。頗葬德者，不乏宗室之彥。愧卜者王郎多矣。季世若表若璋，何嘗一念及漢室。一怒及漢賊，又何詫乎反覆持兩端之劉曄。全心右袒，義不若葵藿哉。曄之自言曰：吾于魏備腹心，于漢爲支屬。支屬豈無本而生者？罪比華歆、鄧慮，尙浮百莖，而魏又未必肯終以腹心保其富貴也。天福不聰，每用反意之言，熟察其詐而疎之。徐又戮及其胤，皆天也，非不幸也。

季漢

呂氏言周之失策，未有如東遷之甚。蘇氏言昭烈之敗，在棄荊州而入巴蜀，爲入而不易出之地。夫荊州之不宜棄，信矣。謂遷者必不復振，巴蜀必不可有爲，吾竊皆以爲不然。周之後，遷而遂躋，其初也。屢遷而成王業，遷何罪哉？存乎有爲而已矣。故宋南渡而不復，殷數遷而無替，此其效之章灼者也。西漢始於漢中，鼎業以建。季漢專巴蜀而固之，社稷隨傾，故必有越隴輕關，凌江狹漢，過河窺海之志。然後蜀可入，亦可出，不擇地而爭雄，可皆有爲于天下也。觀襄氐度險，水陸兼進，鍾艾、廖傳之功，明修暗度，發卒濟糧，蕭何、韓信之所規，而後知艱入難出。蘇氏蓋以蜀人論蜀事，而未策於古今天下之全勢也。方漢之委荊州於一將，然不料其不能守也。蓋羽自負其絕倫超羣，視權操若無物，故忌遜、藐蒙，信詐忌奸，失之以傲。而漢之君臣亦漠然若不相關，何信羽之過，而棄羽之篤也。昭烈與羽君臣義篤，其獨守荊州、陵、鑠中原，始宜擇一將與之同謀翼勢，後宜急命數萬之師，相尾繼發，漢之諸將惟趙雲志大勇決，達于事機，雲可任也。然漢亦知羽簡忽，謹前必不肯與雲協心共濟，又嘗與吳合力拒操，吳決不肯敗盟棄好，北嚮而與操

以便。卽不能得志于中原。然羽必可全。荊州必可固。則亦疎于計矣。漢之君相。皆以初入蜀中。內治未備。狃于鼎足之算。規模已定。欲且因險以爲彊。畫地而守之。然後俟有餘力。則開關而謀所嚮。遠交近攻。得寸得尺。歲闢國百里。亦足以雄然不知漢欲驟進力攻。與秦勢不相同。秦屢世富強。精銳難銷。又六國心志不一。故秦得從容瞰便。擇肉而食。漢一日懈。則終身挫。一步却。則矢亡鹿逸。不足以復得志于天下矣。胡不取周之所以弱。公孫述尉佗之所以亡。與高祖之急越漢中。屢戰屢衄。而志不衰者。一發憤而從觀之也。

漢高豁達大度。從諫如流。故不階尺土一民。五載而成帝業。光武推赤心置人腹中。故能君臣協志。勇見大敵。以步卒三千。驟破尋邑百萬之師。遂一戰而定天下。蓋衆叛親離。逆取逆守。蹈新之室。勢若無人。新亡而王郎。赤眉之屬。易興矣。然猶萋亭。沱渡。垂翅奮翼。自古未有一挫而棄其大策者也。高祖扶義而東。組繫子嬰。滅秦之易。若彊弩潰癰。然方與漢爭天下者。項氏則勁敵也。帷幄之臣。納履而不慚。折衝之將。甘胯下而不辱。主則摧剛爲柔。外弱內堅。百戰而不肯躡。敗則跳身而遁。馳奪信耳之兵。扶傷更進。久之而項氏之氣衰。一跌遂不復矣。蘇氏謂昭烈差似沛公。卒其所以失者。不能忍辱守柔。輕以其身爲金注。而不知其至於孤注而不可全也。譬之樗蒲。不能得梟。欲求爲盧。豈可望乎。自黃帝用師以來。何有包山絡澤。連營七百里。而不敗者哉。且用師之難。無如用衆。故秦敗于前。莽敗于後。武以三千。破紂億萬。岳飛以八百。破楊么無算。苻堅敗于元。兀朮敗于琦。完顏敗于允文。兵非不衆也。所以用衆者非也。漢主久于

行陳、天授其才、信尙量其所能、不過止將十萬、苟欲以衆而濟、必且離之合之、後之先之、左之右之、變之正之、出奇無窮、室吮搗虛、席卷雲徹、而無有後當、未有以數百里爲營、曠日持久、無授敵瑕者也、且非獨布師統衆失也、其出師原失、而孔明不能阻、及聞其連陳之廣、而後憂之、則已晚矣、所謂不爭其本、而憂其末者也、昭烈于羽、所敦者義也、故不怪其以國與身殉、願特里巷豪俠、誓殺身不相負、非萬乘所宜急也、因怒而出、此爲忿兵、恃衆而忽、此爲驕兵、雖微陸遜、誰不掎之、方羽敗既聞、漢宜哀痛罪己、續好東吳、如高祖平城之忍辱、光武屏處之宿憂、庶幾乎魯廷三敗之餘烈也、不漢氏二祖列宗之血祀是圖、而暇以異姓兄弟之讎爲此二者、孔明未嘗不身在其中、願皆寢而不爭、豈君臣之際、骨肉之間、亦有所難言乎、故居則棄重地如遺、動則毀宗社若不及、畫險守鼎足之規、何初固之之隘、既闕之之暴也、闕之不詳、固之不武、本末皆愆、而高祖真不可及矣、

漢繫人心之久

漢興有三祖、西殲秦暴、東誅莽詐、李蹙操奸、皆得國以正、天下服其義焉、其爲治也、去秦新之酷法橫誅、與民以更生之樂、孔明雖治蜀以嚴、然賞罰黜陟、釐然各當其序、加以文景昭宣諸君、重熙累洽之餘、奕世賴其仁焉、其失天下也、各見奪于無道之朝、非有淫暴失德、拂人心而違天命之戾政也、安樂雖惑于譙周之議、社稷無光、然北地王諶自刎先帝廟中、亡有餘烈、至今議者榮之、是以人心久而未忘、而天眷亦依依未忍遽絕也、盆子僅得不死、卜者假號惑人、勿論矣、劉裕爲楚元王之後、使其能堂堂赫赫、舉義

復漢不行篡弑于自立之恭帝。而決策于既失之安帝。則是以漢室宗子。取天下于桓元之手。實爲紹季漢雪國恥矣。豈不偉哉。五代漢高祖隱帝得國。比石郎甚正。周太祖滅之。而劉崇尙據太原十二州。稱漢帝。劉承鈞尙殷殷懼漢氏之不血食也。考亭謂宋得正統。當在太原既下之後。而陳桮作通鑑續編。于太平興國四年始大書正統。蓋本考亭遺意也。至于隋末漢東之劉黑闥。梁初南漢之劉巖。皆號國爲漢。及西晉之時。匈奴左賢王劉淵。亦以漢甥號國爲漢。遼東太守公孫淵。亦以漢斯不祀。自稱紹漢。豈非以漢繁屬人心之久。而欲託之哉。蓋始得之正。則戴之者公。末失之弱。則懷之者長。育之以仁。則歷世不泯。觸之以義。則感激易興。天道無親。惟德是依。豈與縱觀動慨。妄謂可取而代者同哉。

李勝

尅則尅矣。而血氣治。此診而知之者也。哭將死者。懼既死者。憂夫既死而有懼聲。以察其奸。此聞而知之者也。望其色。察其侍御。疾之誠僞。睹微者皆見之。李勝不知司馬懿之詐。是不智也。知而不以告。是不誠也。致曹爽於族誅。是不仁也。釀成司馬之篡。是黨逆也。司馬氏父子之心。路人所知也。假令實病且廢。凡仕于魏氏者。宜朝夕以幸其死。何有流涕哀之。使爽兄弟輕信以出遊。罹此大酷也哉。曹子丹佳士。生此犢。固天所以報曹逆而奪之魄。然非李勝所得議也。故爽之族。非懿族之。亦非何晏諸人共族之。蓋勝獨族之也。夫權勢所集。唯仁者能運之。智者能操之。詐者能剿而奪之。逆操所以得手制羣雄。以天子在許也。袁紹不能移天子自近。故雖地廣兵衆。而受制于操。桓範謂爽曰。盜賊劫質家人子。尙望求生。今與